



变天记

张 雷

变天记

张 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二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“七七”事变前后桑干河两岸农民对敌斗争的长篇小说。主人公李甲牛是个纯朴、善良、勤劳的农民。他受不住地主的迫害与侮辱，被迫逃走外乡。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起来了，在民族、阶级斗争的熔炉中，李甲牛接近了共产党，思想觉悟一天天提高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到桑干河沿岸时，甲牛接受党的指示回本村工作，在战争中参加了党并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，创造了很多英雄事迹。全书充满生活和斗争的气息，语言朴素生动。

封面设计：王佳楠

变 天 记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8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13}{16}$ 插页 2

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1982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

1982 年 1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,001—63,000

书号 10019·1145

定价 1.10 元

目 次

第一章 春天的土地上	1
一 砍桃树	1
二 剜野菜	4
三 相会	17
四 挨打	23
五 说心事	30
第二章 错综的关系	36
一 病和酒	36
二 苦人心	45
三 黑屋	50
四 大火	54
五 勒善人	60
六 挤寡妇	70
第三章 不喜的喜事	78
一 闹风波	78
二 害相思	88
三 办喜事	98
第四章 哪里是路	107
一 窝囊筒里	107
二 打架	118
三 说笑话	122
四 回家去	126

五	爹死	137
六	辞三毛	141
七	咱们走	148
八	庙中	154
九	暴风雪	161
十	他来了	168
第五章 一声炮响		174
一	打塌鼻	174
二	祸海	181
三	咱们干	188
四	喜讯	196
五	初会	205
六	站定脚跟	213
七	慈母泪	225
第六章 交锋		234
一	慢慢来	234
二	山神庙	244
三	就是他	255
四	血战	262
五	抢救黑牛	266
六	讲政策	277
七	卖葡萄	286
八	攻势	294
九	掏窝	304
十	大快人心	311
第七章 扎根		319
一	心弦乐	319
二	引上战场	327

三	父女俩	335
四	黑牛入党	350
五	王先生	357
第八章	第一个秋天	361
一	双小将	361
二	迎头来	370
三	更主要的	376
四	入敌穴	383
五	铁柱子	390
六	收秋	397

第一章 春天的土地上

一 砍桃树

一九三五年的春天，天暖，地潮，风软。杏花、桃花、果子花开得又多又好，满园遍地浑然成了一片红云白雾。桃花川里，林染胭脂，山蒸红霞。家家户户欢天喜地，比往年动工都早，盼着天年给带来个好收成。

年轻的黑牛，向地主算破天要了一副马镢，仰头漫步打着嘴哨，向长工房走来。他想着美事……就怕对她唱不出口来，他脸红心跳哼音不吐字地试练着：

蓝天里的白云彩呀，
随着风儿飘。
那朵白云的影子摸了摸咱俩过去了，
老天都有那么好的意，
你可有个什么舍不的。

花儿落在渠里头，
水托着花儿向东流。
我的三魂六魄呀，跟你走。
你黑夜要是睡觉呀，

叫它给你当枕头！

黑牛走到长工房时，不由得朝春姐家门口望了望。不见她，却见相好的苑常金哥，从东街口走来了。常金拉着一棵砍断的桃树，青枝嫩芽，满满的桃花，在地上拉擦着。黑牛觉得奇怪，这棵正挂果的桃树，花开满枝，嫩萼齐含，砍断处，白楂楂的有津液渗出。他惊疑地问道：“常金哥，你疯了？”

常金怒火满脸，答道：“我没疯，你们东家算破天疯了！”

“他是为什么呀？”

“为什么！这还不是明摆着的，他亲自逼着叫我砍的。”常金满脸恼怒，喷着唾沫星子说罢，咬住了下嘴唇，右眼角下边的一块肉皮还勃勃直跳。

黑牛越发愣了：“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么？”

常金看了黑牛一眼，觉得他老实得有点近蠢了。他恨恨地说：“眼看再有仨月就要收桃了，这是碗大的银桃呵！算破天就硬逼我这么干！黑牛兄弟，你评评，天下有这个理没有！哎？三亩园早先是片寸草不长的大沙坡，我们起早恋晚，滚战了十几年，才作务成了个花果园。先是交他五升租，见栽了树就要三斗，过了一年又五斗、七斗，直派到了一石二。咱看着亲手作务起来的园子心热，只好应承下来。到前年，他硬要三七分果子，我爹又忍痛答应了，盼着树长大再补这点亏空。去年蚜虫成灾，没结一个桃，也非要石六租不可！我们锅滚白水没米下，哪能交租？答应他年景好了再还。现在他看着花多树好，就立逼着收园子。”

黑牛劝他：“多说两句好话呀！”

“好话说了千千万，他一口咬定：‘二话不提，就是收地。’我

爹说那树是我们栽起来的呀！他说：‘你不会砍去呀！’他知道我爹那老好子脾气，办不出这事来。后来，请人去说合，他还是咬死要收地。我看他主意已定，今天早上，我带把斧子找他去！我说：我要砍树！”

“不该动火呀！”黑牛认为这样做，有些不妥当。他傻里傻气地说。

苑常金是个敞亮说直理的人，耿直、认真、说一不二，跟谁共事，也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人。他对黑牛不近情理的憨厚，很不满意。他越说越气，眼里闪着愤怒的光芒，右拳攥得象个铁榔头一般，在黑牛胸前用力地晃了两晃，说道：“割嗓门的事，还给他留个什么脸面！他见我真要砍树，他说要我砍个公道……”

春姐早来到他俩的身后，听到这里，挎着的菜篮子也抖擻了，气愤愤地在黑牛身后插言道：“公道！都砍光它，顶公道！”她长得精灵秀气，年青貌美，愠怒之中掺合着大姑娘的温柔和自重。

苑常金扭回身，赞同地看了春姐一眼：“是呀！我说怎么个公道法！他说石六租子不要了，算顶了我们的工钱，过去三七分果子，这会儿也三七分树，教我数着棵砍：‘要砍不公道了，巡警局里见面。’我赌气走到三亩园，捅捅摸摸，下不去斧子。随后，他和崔满成跟了来；过了数，指给我几棵，非让砍不可。说是：‘砍了清账，两不后悔，免得日后麻烦。’砍就砍呗！”

春姐不知是怜惜那桃树，还是赌气，恼悻悻地问道：“常金哥，你砍完没有？”

“这青枝绿芽满满的花骨朵，比砍我自己的大腿还难受哇！”

黑牛也没办法地唉叹了一声。

春姐愤恨地说：“都该砍光它！操心劳力地作务出来这么些

好东西，就凭那块不长草的地皮欺侮人，这叫什么理！”

黑牛说：“不是地皮的关系，你秋红姐还落不了那个下场呢！”

这句话勾起了春姐的心事，脸色立时就沉下来了。

苑常金说：“他黑心贼有初一，咱们就有十五。我拉着这棵树走它三趟大街，教乡亲们都知道知道。今日他卡我的嗓子眼，往后咱们走着瞧！”说罢，拉起树枝就奔大街上去了。

春姐恼恨恨地挎着篮子到村北采野菜去了。

黑牛觉着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有点不对劲，心里闷怅怅的。看着春姐的身影往村北去了以后，他自语了一声：“莫非我傻么？”他暗自辩白道：我只不过说了一句实在话。她一定不喜欢我，一定！唉！世上谁留下这找相好，相好可没有个好下场呵！增明和秋红不就象那砍断了的桃树么！他忧伤地慢慢走进长工房来。

二 剜 野 菜

黑牛从记事起，就跟爹搬到算破天这个柴草院来了。临街朝南，开了大梢门，能把三套满载的大车赶进来。东面是一排七间的柴草屋和马棚。西面老榆树底下，是三间泥坯盖的长工房。西南角上，是卧砖到顶的四间放家具杂物的黑套间。挨着的是车房、磨房、碾房、甜水井。土围墙圈着这五亩大的场院，显得空旷旷的。场上除了土堆、粪堆外，就是乱柴草叶子。紧挨着这个柴草院的東西两宅，却大不相同：崔家为了南观玉石山，北望桑干河，招财迎福和显示出高贵不凡的身份，宅基比全村垛高了九尺。唯独这个“下人之处”的长工房，还在原来的地皮上。一丈多

高的围墙不算低了，可还够不着东、西两宅的房基石。在长工房里住着，显得过于憋气。算破天要是在小楼上喝酒，长工们的一切活动，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饮牲口走的小门，向着北方的桑干河。门外是花果园，每年三四月里桃花、杏花、李子花、苹果花、海棠花，香槟、沙果、葫芦槟花，万树蕊放花开，争艳斗彩，喷香吐绿，沿着桑干河南岸，织成了锦绣芳香的花带，往东一直到老君山下。今年春暖风小，花开得格外茂盛。花朵的芳香，象秋天的浓雾一般弥漫着，从河岸盖过了霸王庄，再越过村南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园，一直到玉石山上。这醉人的芳香，被阵阵的轻风送进柴草院来。对着小门，是长满嫩草黄芽的一条凹下去的小路，直通到河岸。顺河岸远望，迢迢烟水，叠叠山云，桃红柳绿，一派春意空濛景象。

黑牛进得院来，心里翻来搅去的很不痛快：“他卡我嗓咳眼，往后咱们走着瞧！”他听到两个人说这句话了。顾善人的儿子增明，在算破天收回了租地斩断了和秋红的爱情之后，也恨恨地说过这句话。常金和增明都是他的知己好友，是他最瞧得起信得住的人。论活头、心路、相貌都是头等人。

黑牛曾想和他们拜为盟兄义弟，但穷的连顿白米干饭也吃不上，哪有心肠来换帖呢。黑牛想：穷就什么也说不上；人们要是地，都不用挨饿，常金哥也犯不上栽了树再砍。要是增明有点地，他和秋红是多美的一对呵！他俩好的象一个人，立下了山盟海誓，年轻人们看着他俩都觉眼馋。秋红对增明说过：“烟锅里熬粥我不嫌你穷，雪地里睡觉我不嚷冷。跟了你，吃口苦菜，我心里也甜。”结果是，一个被算破天勒死了，一个跳了井。

黑牛无精打采地从屋里取出三脚凳、锤、刀等物，准备给“黄膘子”钉铆。他又自问一声：“我真傻么？”

牲口桩上拴着四条骡马，屁股朝外，或立或卧，个个都是滚瓜肥。黑牛拍了拍算破天常骑的黄膘走马的屁股蛋子，又光又滑真赛如软缎一般。他扔下镢头，唉叹了一声：“人瘦你肥，这个世道真不公平呵！”他心里乱鼓捣捣地坐在削蹄凳上，想起他和春姐的事来……想来想去，干不下活去。他往小楼上看了一眼，没有人。他扔下刀、锤，到后院告给二虎说“去饮牲口”，牵着雪蹄黑乌头骡子出了小后门。

半前晌，春姐在果园里挑野菜，她细心地寻找那鲜嫩的蒲公英，刺儿菜，老鸱筋……浅黄碧绿，挑了半篮。果园里，花开似锦，香气弥漫，繁葩掩映，花影筛地。

她家的小花狗，跑来蹿去的，捉弄那透过花叶枝隙，射到地上的阳光和灰影影。当轻风摆动花枝，影动光移的时候，更增加了它跳跃的兴趣。一会儿四蹄朝天，扬脖、张嘴，咬接那飘落的花瓣，在地上翻滚。一会，又抖抖毛，追那采花累了落在地上的蜜蜂。蜂儿飞走，它伸长脖颈、瞪圆小眼，打那不满的喷嚏。一会，又蜷伏在菜篮边香甜地憩睡。但又被登枝鸣叫的喜鹊吵醒，它甩甩耳朵摇摇头，用厌烦不满的眼光望望喜鹊，又睡着了。喜鹊啄下的花瓣，落在它鼓凸着的眼睛上。它撅起白尖小尾巴，在满园中狂奔跳跃。春姐看着它跳腾，心里也很欢喜，使她思念秋红姐的那些忧愁烦闷也减轻了，就仍然沿着埂堰挑菜。

黑牛骑着光身骡子，从斜坡路上来了。

春姐的心被这个影子所牵动：她记起五六岁的时候，和一群孩子们在自家门洞里，玩什么走亲戚、过新年、上场下地、蒸馍馍，还有哭死人送殡、欠债挨打、起五更放羊、讨租躲账……特别有趣的是和黑牛拜天地，孩子们还鼓嘴捏眼地吹打着，把他们送到柴草堆上，算是入洞房。她还清楚地记得，跑进屋里抱出自己

的小枕头拍娃娃。她想到这里，噗嗤一声独自笑了。不知是羞，还是喜，两手揉搓着搭到腰里的辫梢，她坐在路边的埂堰上了。

她记得，还是她在十四岁刚学起针线活来的时候，他们才渐渐疏远了。她怨恨这疏远的原因是“长大了，成了大姑娘就得有个大人样”。这个“大人样”真别扭死人，她对黑牛是满心里爱慕的。她想起娘常对人说的一句话：“黑牛是个好后生，十九岁的人，田地的啥活计也拿起来了。心眼好，长相好，也有本事。就是没钱，唉！养活不了人呀。”自从秋红被逼得跳了井，娘跟着也气死了。那句使她欣喜、无望而略有想头的话，再也没人提了。老爹和小毛驴成年在地里滚战，饥荒逼得他连眉眼也舒展不开，谁知道他打了些什么主意呢？她清楚地知道黑牛一心爱着她，想和她亲近。可她总是躲着他。要是几天不见面，心上又觉着好象空落落的短些什么。她也想过未来的婚事：“有本事，没钱，受一辈子罪呀！”有人劝她：“嫁一个年轻有钱的大家主，神鬼也得敬三分。”但当她想到秋红姐的尸首，从井里捞上来，那水湿的头发，粘在肩上，还带着一块肉皮。血从发根渗到脸上来，臃臃的尸身……她又倒抽着冷气，对钱和势害怕了。

那个和春姐长得仿佛的秋红，人们都说是“人品模样叫她全占了，是全村头份的好姑娘”。她爱上了有胆有识的后生顾增明。人们说：“他俩要是成了亲，那是再美也没有了。”不想算破天看中了秋红，趁着前年的大荒旱，向春姐的父亲王洛成要租，讨债。谷不抽穗，果不开花，人连糠秕子也捞不到手里，哪能交租还债呢！媒婆“大脚蹬”借劲就来给秋红说亲事：“嫁给崔二爷的侄儿，多体面哪！结上这门好亲戚，崔二爷说租、债都一笔抹了。”王洛成最初觉得崔满成是个败家子，不答应。崔家一天差三四回人来，立逼要四十块现大洋。王洛成一盘算，荒年房地不

值钱，变卖光家产，也抵不清账。不为发财，为了全家人活着，结了这门亲，也许没有亏吃，就答应了。

到娶亲的头两天黑夜，秋红就和增明偷跑了。偷跑前，春姐看破了秋红这个举动。她劝秋红顺从了这门亲事，“人家有钱有势，咱是穷人。”但秋红斩铁断钉地说：“俺们人穷心不穷，跟着他，吞风吃雪我也情愿。作一辈子人，死也不学算破天的小老婆王翠那样，受那个罪。”

第二天，增明和秋红没有逃过外长城，就被崔家掐把回来了。他们把增明弄到巡警局里打了个半死……崔家把租地收回，将他赶到口外。增明在外仇憋在心，就跟着赵振峰当了抗日同盟军。

秋红挨打受气地熬了些时候，抗不过去，逼着办了喜事。她到崔家没三个月，崔满成便和“小红灯”姘熟了，她挨打受气总没个香甜。她盼着增明成事回来，就忍耐着。她有时候也有小的反抗，但终归还是屈辱的忍耐。一直忍耐到她生了个女孩子。算破天的欺侮，崔满成的虐待，她实在难以活下去了。这时，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和日本鬼子打散，增明也顶着“抗日罪”名和“共匪”的名字逃回家来，被算破天勒死了。秋红思来想去，慢慢的，她痴呆呆地象个木头人了。她深深的思索：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生，为什么死？她在世界上还有什么牵挂？临后三天三夜没合眼。在一个满天星斗的黑夜，她逃出门来，绕着井边转来转去。最后，咬着牙给天地爹娘磕了三个头，叫了两声：“孩子，孩子呵！你吃不上娘的奶了。我可愿意看着你长大成人，娘俩一块活下去呀！唉，孩子呵！娘连针眼大的活路也没有了，娘可狠了心，对不起你了！……不，我再回去，娘再瞪你一眼，……哎，罢呀！孩子呵，娘活不下去也不能叫贼子们好过！”

噗通一声，跳下井里去了。

打更的侯二，似乎看到有人跳井，把他吓呆了。当他定睛留神想判个真假的时候，井里唏哩哗啦一响，他就喊叫起来了。人们点着灯笼火把，绞着辘轳，用大绳吊着秋红的尸首拉到井口来。

侯二将秋红跳井的经过，向人们说明后，春姐颤抖着哭了。从此，春姐怕了井，怕了钱，也怕了势。春姐也深深地记得母亲临死时，破着嗓子说的那些话：“我小门矮户就不是个人吗？把我的人制死，你们还看稀罕哪。不给僧道对坛，也得给念个象样的经呀！往出一抬就完啦！天哪，天哪！驴死了也得晾在墙上一张皮呀！县长，你赃官民贼，你要了我的三亩地，你贴着崔家糟践好人。你们财大气粗，仗势欺人，没长着一根人肠子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！你叫人活着干什么呀！我们是人哪！你！你！春姐，我活一天，我不给你找婆家，找主也不往狼窝子里送，我要叫你做一辈子人！”这些话，象耳坠一样，经常挂在她的耳朵上。春姐陷入了恐怖愁苦难以自解的忧思里，浑身打着冷颤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唉了一声。这时，黑牛骑着光身的雪蹄乌头骡子走了过来。

他看见春姐坐在埂堰上，低头揉辫子，就面带笑容地开了腔：“春姐，一个人坐在那儿想啥哩？”

她的脸色还没有变过来，看了黑牛一眼，愁腔冷语地答道：“挑菜累了，歇会儿。”她一手托腮，盯着脚旁的一只长腿蚂蚁往她绣花鞋上爬，本想说一句“我早看见你也过来了”，心里的愁事把这句话给缠住了。她只听见骡子躁地甩尾巴，不见黑牛的动静。这样呆了一小会儿，她觉着黑牛是看出自己的心事，愣住了。她想抬起头来说句什么，拍了两拍，抬不起来，满肚子委屈

拱得眼皮发了热，从嘴腔到心窝象有条绳子在拉拽一样，眼里就有了晶莹发亮的泪珠。

黑牛怯生生地从骡子身上溜下来，左右不是地也说不上一句话来。他心里总是埋怨自己：“唉，你这人哪，偏掐她那病根子，唉，真是……”他两只大手揉搓了几下，既窘又呆的低下头剔起指甲来了。

羊倌尧老头从花树林中钻出来，红铜色的脸上象抹了一层油似的满是汗水。隔有五步远尧老头就喘急地压低声音喊：“黑牛！嘿，黑牛！”鸟展翅似的从埂堰上往下一跳，树枝挂掉他的毡帽，他敏捷地扭转身，用鞭杆将毡帽挑在手中，奔扑过来：“黑牛，你见常金没有？”

黑牛见尧老头那喜神似的脸目上，又添了一层喜气，摸不清头脑地随口答道：“见来！”黑牛瞧见春姐偷擦了眼泪，也专注地望着尧老头，就紧问了一声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老赵说什么来？”

“哪个老赵？”

“砸巡警局的老赵呗！”

黑牛茫然地皱着眉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；探问似的看了看春姐：“哪个砸巡警局的老赵呢？”

尧老头抬头望天，心内想道：“常金办事真有尺寸，和黑牛那么好都没透过这话，我可不能失露机密。”然后他骄矜而自信的笑了笑，暗自想道：“他信得准我，谁高谁低他可没看错了。”得意而又坚决地把头一歪，手一摆，转身就走。

爱搜根扒底的黑牛，上前一把拉住尧老头甩过来的衣袖：“老尧哥，交代不清，不放你走。我听说过砸巡警局，到底老赵怎么砸的？”春姐将拉拉着缰绳要走的骡子拴在树上，也兴奋好奇

地站在尧老头的脸前。

尧老头又对天望了一会子，觉着露了苗不扎根是个麻烦。反正是个明事，说说也无妨。他将羊鞭斜插在后腰上，往四外一看，见无旁人。他就蹲在地上，黑牛和春姐分坐在他的身旁。他装着烟悄声地说道：“老赵是蔚县川的人，心地好，还有浑身的软硬工夫……”

春姐最怕老人们说慢话，等不及地问道：“他怎么砸巡警局？”

尧老头将烟管噙在嘴里：“你们听着……返了两天潮，这火绒子都发粘啦，抽锅烟真，真，真费劲……在三年头里，老赵来咱们这里转游了好些日子。有一天，常金对我说要砸沙城巡警局，另外成立一个无……无产……受苦人自己掌权的天下。字眼我可说不好。你看天一返潮，就爱灭火……”

黑牛心里发急，恨不得抓过烟锅子给他扔了，无可奈何地吭哧了一声，往前挪了一步。春姐伸着的一只脚的后跟和拄在地上的满把手指头，都扎进土里去了。

“我问：‘行吗？’他说宣化府里的工人、学生都来。我说我也是干家。定规好是第二个集日的六点钟。到那天俺俩什么活也没干，心急地往学堂里去了好几趟，后来干脆就守着那钟表，听它卡哒卡哒，真急死人。”

黑牛说：“就跟你这抽烟一样！”

尧老头收起烟锅，用手比划着说：“到两点，我们就起了身。我扛把铁锨，他揣把切菜刀。半路上遇见大顺，我对他挤挤眼，大顺也跟着我们去瞧热闹。没过了桑干河，就被吓惊了的人们迎回来了。规定的是早六点……是呀，把大事给耽误了。”

“那天，天刚亮，老赵腰里别着盒子，担着两筐手榴弹、炸药，